



石柱婆媳三代 出了3位女將軍

□譚岷江

(一) 婆婆覃將軍

秦良玉的婆婆覃將軍，生卒年待考證。據當地馬氏族譜等資料記載，覃將軍系忠路土司（今湖北省利川市忠路鎮）覃姓家族之女，嫁給石柱土司馬斗斛。覃將軍不僅從小喜歡舞刀弄槍，還喜歡閱讀武則天的故事。

明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馬斗斛開采大風門（今石柱三星鄉和豐都縣武坪鎮之間）鉛鋅銀礦經營不善，財政困難，先是欠民工薪資，後又挪用公款補發，結果被身邊的奸人告發，朝廷判其充軍流放遼東，所欠債務和石柱宣撫使職位皆由世子馬千乘繼承。但是，由於馬千乘負責的石柱土司衙門不能還款，朝廷便將馬千乘羈押在夔州府雲安縣（今雲陽縣）獄中，其宣撫使一職由繼母覃氏代理。

覃將軍代理職務不久，四川疊茂大雪山（即今四川和甘肅交界處的高山地區）一帶發生叛亂，覃將軍奉四川巡撫之命，親自率領石柱土兵前往征伐，一舉平定叛亂，受到朝廷嘉獎。覃將軍頗有些自負，加上代理宣撫使嘗到了權力的好處，便希望總管全部土司事務，很快便引起了宣撫使衙門屬下各部的不滿，雙方針鋒相對，矛盾一觸即發。馬千乘得知後，主動給馬邦田、馬邦為、馬輿等族人寫信，信中申明大義。這些族人看後，立即集資並迅速補交了朝廷的欠款，馬千乘也出獄回到石柱，取回石柱宣撫使印綬。

覃將軍不甘心放棄，便有意讓親生兒子馬千駟參與權力鬥爭，並讓馬千駟娶了西南地區勢力最強的播州（今貴州遵義）土司楊應龍的女兒。明萬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正月，楊應龍叛亂失敗，和馬千駟夫妻均死於戰火。失去兒子的覃氏心灰意冷，開始信佛拜禪，在城東渡口附近修建觀音閣（今石柱縣城關門岩公園），住進閣中吃齋念經，不問世事。

(二) 名將秦良玉

秦良玉（1574年—1648年），明末清初著名軍事家、政治家，字貞素，明萬曆二年正月生於四川忠州（今重慶忠縣）城後的鳴玉溪，成年後嫁於石柱土司馬千乘，和丈夫一起訓練了一支紀律嚴明、作戰英勇的白杆兵，成為明末西南土司軍隊中最強的一支勁旅。

丈夫去世後，因子年幼，秦良玉襲任石柱土司。明崇禎三年（1630年），秦良玉率白杆兵奉詔到北京城下勤王。皇帝朱由檢召見秦良玉，賞賜

縱觀中國古代戰爭史，從商代的婦好開始，歷史上留下姓名的女將軍不少，但婆媳三代都是驍勇善戰、武藝高強、策略高超的女將軍，恐怕只有重慶石柱的明代將軍覃氏、秦良玉和張鳳儀了。

在重慶的石柱、忠縣和附近區縣部分鄉鎮，有將未出嫁的女孩稱為“女將”的習俗，這個習俗源自明末石柱女將軍秦良玉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明朝末年，石柱還有兩位謀略武功都很棒的女將軍，她們便是秦良玉的婆婆覃將軍和秦良玉的媳婦張鳳儀。

秦良玉雕像



錢幣牲畜酒水等，並賦詩四首七言絕句表彰秦良玉的功勞。

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將軍，秦良玉一生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，始終秉承“忠君愛國，保境安民”思想，為了國家領土完整和黎民百姓不受戰爭傷害，弟弟秦邦屏、秦民屏，侄子秦拱明，媳婦張鳳儀等人均英勇戰死沙場。

明末清初，四川境內因戰亂“十室九空”，秦良玉卻將石柱打造成遠離戰火之災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收留並保全了附近州縣十多万災民，可謂功德無量。清乾隆年間，大學士張廷玉修撰《明史》，將秦良玉納入列傳，使其成為在二十四史中唯一單獨入傳的女將軍。

清兩江總督陶澍、近代革命家秋瑾、現代文學家胡適、作家謝冰瑩等人，均對秦良玉贊譽有加。1944年，郭沫若先生賦詩，稱贊她是“石柱擎天一女豪”。1960年和1962年，郭沫若又先後兩次賦詩作文，對其功績進行充分肯定。

(三) 媳婦張鳳儀

秦良玉的媳婦張鳳儀，山西沁水縣襄莊人，家世顯赫，祖父為明萬曆年間進士，崇禎年間加兵部尚書銜退休的張五典，父親張銓也是明萬曆年間進士。明萬曆末年，張銓出任遼東巡按，堅守重鎮遼陽，明天啟元年（1621年）8月22日城陷被俘就義，年僅46歲。

受祖父和父親的影響，張鳳儀從小便知忠義愛國，並經常練習武藝。明泰昌元年（1620年），秦良玉的兒子馬祥麟奉命率石柱白杆兵救援遼東，經人介紹，在軍營陪伴父親的張鳳儀嫁給了馬祥麟。遼東戰事停息後，張鳳儀隨馬祥麟回到石柱，成為白杆兵中的一名女將軍。

據史料記載，張鳳儀在軍營一直著男裝，跟隨夫姓，人稱“馬鳳儀”，外人皆不知其是女子，可謂是當時的“花木蘭”。

明崇禎六年（1633年）五月，張鳳儀率白杆兵隨四川總兵鄧玘出征河南、山西。在戰鬥中，參將楊遇春在率隊行軍時，誤中了對方預先設下的埋伏，最終戰死。對方盜用了楊遇春部官兵的旗甲，胁迫俘虜官兵做嚮導，偽裝成潰兵騙開川軍總部駐地營棚大門，黑夜發起突襲，擊潰了四川官軍。為掩護官軍主力撤離，張鳳儀率領白杆兵數百人拼死抵抗，最終被圍困在今河北永年縣的侯家莊，經過數天激戰，白杆兵全軍覆沒，張鳳儀英勇戰死。

（作者系重慶石柱縣作協主席）

忠縣老虎多 杜甫蘇軾都寫過

□陳仁德

忠縣古屬巴國，傳說巴人始祖巴廩君死後魂魄化為白虎，巴人遂以虎為圖騰，巴人自此和虎結緣。忠縣作為巴文化的發祥地之一，自然也與虎關係密切。

忠縣不少地名都與虎有關。據《忠縣志》記載：“白虎山，在鴻鶴大面場西，高約千尺。”“江水自忠縣之楠竹壩下行北岸石梁，長可數里，橫斷江面……江水由北曲流，沖突向南，激成驚浪，名虎須灘。”“人和寨在來龍鄉，縱90丈，橫40丈，三面臨岩，西面築石牆，高10余丈。又名黑虎寨。”“成虎洞在兩河鄉白崖，深8尺，洞口7尺。”

唐代宗永泰元年（765年），大詩人杜甫來到忠縣，在詩作中留下了“虎”的記載。他的《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》詩曰：“忠州三峽內，井邑聚雲根。小市常爭米，孤城早閉門。空看過客淚，莫覓主人恩。淹泊仍愁虎，深居賴獨園。”為什麼要“孤城早閉門”，是因為“淹泊仍愁虎”，流落中的杜甫擔憂為老虎所傷，所以只好“深居賴獨園”。

杜甫的詩告訴我們，那時的忠縣是有老虎的。這種情況一直到了宋代依然沒有改變。蘇東坡在《書孟德傳後》說：“然曩余聞忠、萬、雲安多虎。”這裡需要注意的是“曩余聞”三字所傳達的信息。什麼是“曩余聞”？就是“從前我就聽說過”。蘇東坡生活的地方離忠縣很遠，而他卻從前就聽說過“忠、萬、雲安多虎”，可見忠縣多虎的名聲傳得很遠。這裡要注意一個“多”字，蘇東坡不是說忠縣有虎，而是“多虎”。在這篇文章里，蘇東坡講了兩個精彩的人和老虎的故事。他沒告訴我們故事發生在“忠、萬、雲安”的哪一個地方，但忠縣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有一個長輩的親身經歷證實了蘇軾的說法。這位長輩是我爺爺的妹夫，姓嚴，我稱他姑公。姑公極具男子漢氣質，任俠好義。他家住善廣鄉平壩山，那時從望水到善廣一帶都是茂密的森林，林中常有老虎出沒。他喜歡喝酒，每次進城到我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才徒步回善廣鄉，留都留不住。那是一條五六十里的山路，往往走到半路就天黑了，他

便在月光下行走。他稱曾多次見到睡在路邊的老虎，每次他都是乘著酒興徑自走過去，老虎睡在地上不動不動地看著他走過。他去世時我尚未出世，他的故事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。父親每次講起這位長輩的故事，都是繪聲繪色的，我至今印象極深。

回頭再說明代。據民國《忠縣志》轉引《蜀亂敘略》：“（明）神宗萬曆十四年（1586年）秋七月，川東虎患甚烈。是年，虎患始於川南至川西北，而川東尤甚。居民往往以數十家同聚，高樓外列大木柵甚堅。虎能結隊自屋頂穿樓而下。民間汲水非數十人持械不敢出。虎甚至白晝入城，每州縣陳報為虎所食者，日必數人，且有數日州縣無一人者。”又過了幾十年，“明季獻賊之亂，後鄉居民逃避一空，田園荒蕪，虎狼成群。”

清代忠縣虎患也曾經很嚴重，“清嘉慶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城鄉豺虎傷人甚眾。十七年五月，四鄉出虎”。

雖然虎患嚴重，但難以置信的是，忠縣居然還有人將老虎當成寵物餵養，結果是養虎傷身。民國《忠縣志》載：“清光緒初年，王場某寺，僧養一乳虎，行止與俱。初不覺其噬人也，及體大如犬，仍愛若掌珠。鄰人勸棄之，弗聽。一日與鄰人作子戲（古老之中國紙牌博戲），忽聞案下有咆哮聲，俯視之，見其虎露牙張爪，狀如噬人，鄰人等倉皇避入室內。移時，聞虎聲昂昂，達於寺外。啟戶視之，則僧首已失所在矣。噫，虎之反噬，可不懼哉。”

直到20世紀50年代，忠縣白石拔山等地仍然有殘余的虎迹可尋，也流傳著一些打虎的故事。當年，為首打虎的獵人叫韓家倫，他和幾個獵人手執火銃槍圍擊一只老虎。老虎從山洞里撲出，雙方激烈搏鬥，韓滿身是血傷痕累累，但終於開槍將老虎擊斃。後來，我見到韓家倫時，他已三四十歲，是油坊的“打油匠”，生得精悍健碩，我們彼此很熟悉。現在，韓家倫尚健在，已是耄耋老人。

（作者系重慶文史書畫研究會副會長）

